

三、人物志

(一) 两汉

1. 路博德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弋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陁，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为海常侯；粤郎都稽得嘉，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为随桃侯。(又)[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为安道侯。粤将毕取以军降，为瞭侯。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瓠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弋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为将梁侯。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岭南道》:

南海 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已前，是为荒服。秦灭六国，始开越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以谪戍守之。秦亡，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南海龙川令赵佗，付以尉事。佗乃聚兵守五岭，击并桂林、象郡，自称南越武王。子孙相传，五代九十三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兵踰岭南，灭之。其地立九郡，曰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后汉废珠崖、儋耳入合浦郡。交州刺史领七郡而已。今南海县即汉番禺县，南海郡。隋分番禺置南海县。番山，在州东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贪泉，州西三十里。越王井，州北四里。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四》:

元鼎六年

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先陷寻陁，破石门，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至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吕嘉城守。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伏波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

敌，驱而入伏波营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师还，上益封伏波；封楼船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及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皆为侯。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路博德，西河平周人。元鼎五年，南越叛。以博德为伏波将军，往讨之。时南越王建德，方遣二使者，往主交趾、九真二郡，到合浦，遇汉兵。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部民户口簿，诣博德，降博德。即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二郡太守，主诸雒将，治民如故。骆民大悦，交裔置守，自博德始也。博德遣使招降者，赐印绶，遂获建德，斩首以献。瓠骆民四十万口皆降，论功益封六百户。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路博德，西河平周人。元鼎五年，南越叛。以博德为伏波将军，往讨之。时南越王建德，方遣二使者，往主交趾、九真二郡，到合浦，遇汉兵。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部民户口簿，诣博德，降博德。即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二郡太守，主诸雒将，治民如故。骆民大悦，交裔置守，自博德始也。博德遣使招降者，赐印绶，遂获建德，斩首以献。瓠骆民四十万口皆降，论功益封六百户。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路博德，西河平周人。元鼎五年，南越叛。以博德为伏波将军，往讨之。时南越王建德，方遣二使者，往主交趾、九真二郡，到合浦，遇汉兵。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部民户口簿，诣博德，降博德。即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二郡太守，主诸雒将，治民如故。骆民大悦，交裔置守，自博德始也。博德遣使招降者，赐印绶，遂获建德，斩首以献。瓠骆民四十万口皆降，论功益封六百户。

(清) 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元鼎五年下诏讨南越，博德以卫尉授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汉书作滇水，归义越侯郑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田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使驰义侯何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会番禺，建德吕嘉皆城守，博德军西北会，日暮楼攻败越人，越素闻伏波名，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夜与其属亡入海，伏波因问所得降者，知其处，追获之，其苍梧王赵光，桂林监居翁等皆降，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2. 王章

(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列传》:

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少以文学为官，稍迁至谏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与御史中丞陈咸相善，共毁中书令石显，为显所陷，咸减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语在元后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汉纪二十二》:

阳朔元年

上使尚事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一列传十四《王章传》:

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少以文学为官，稍迁至谏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与御史中丞陈咸相善，共毁中书令石显，为显所陷，咸减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语在元后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清) 朱轼《史传三编》卷十二《名臣传四·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及章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日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清) 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王章泰山巨平人，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上不忍，退凤章，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下廷尉狱，亲自皆收系，章死，妻子徙合浦。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原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回田宅。

3. 淳于长

(东汉) 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淳于长》:

淳于长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

初，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红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立自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也，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为长言，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官，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二《汉纪二十四》:

绥和元年

初，红阳侯立不得辅政，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更有他计。”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官，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

(南宋) 郑樵《通志》卷一百八十四《佞幸传第一·前汉》:

淳于长，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初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红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立，自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也，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为长言，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官，谋立

左皇后，梟至太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

4. 毋（母、毋）将隆

（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也。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内领尚书，外典兵马，踵故选置从事中郎与参谋议，奏请隆为从事中郎，迁谏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老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其后上竟立定陶王为太子，隆迁冀州牧、颍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本中谒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史立时为中太仆，丁玄奏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谮郑崇者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汉纪二十七》：

元寿二年六月

（王莽）又奏南郡太守毋将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内太守赵昌谮害郑崇，幸逢赦令，皆不宜处位在中土，免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狱，本立、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挤之。

（元）于钦《齐乘》卷六《人物·毋将隆》：

毋将隆，兰陵人，京兆尹，执金吾。王莽秉政，以隆少时不肯与交，诬以罪，免官徙合浦。

（元）佚名《氏族大全》卷二十二《上平声·胡毋》：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汉成帝朝为谏大夫，上封事，迁冀州牧，后以不附王莽徙合浦。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累官冀州牧。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忤幸臣董贤等，左迁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累官冀州牧。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忤幸臣董贤等，左迁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

免官，徙合浦。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累官冀州牧。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忤幸臣董贤等，左迁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乾隆）：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累官冀州牧。哀帝初，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后帝命中黄门发武库兵送幸臣董贤，隆执奏收还之，帝不悦，左迁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肯阿附，及莽秉政，使太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免官徙合浦。

（清）阮元修，陈昌齐纂《广东通志》卷二百六十五《谪宦录四·毋将隆》（道光）：

毋将隆。哀帝即位，隆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以为非宜，请收还武库。上不悦，传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举措不由谊理以前有安国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国邸也。左迁为沛郡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本。中谒者令史立、侍御史丁元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时史立为中太僕丁元泰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清）张埴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累官冀州牧。哀帝初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后帝命中黄门发武库兵送幸臣董贤。隆执奏收还之，帝不悦，左迁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肯阿附。及莽秉政使太司徒孔光奏隆为前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故，免官徙合浦。

5. 董贤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哀帝时，大司马董贤第门自坏。时，贤以私爱居大位，赏赐无度，骄嫚不敬，大失臣道，见戒不改。后贤夫妻自杀，家徙合浦。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

董贤邪？”因引上與语，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駙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待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绀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第尽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贤第新成，功坚，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后数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治第宅，造冢圻，放效无极，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罪恶暴着。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着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于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

（东汉）荀悦《汉纪》卷二十九《前汉孝哀皇帝纪下卷》：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少为太子舍人，美颜自喜，上即位见幸，出则参乘，入侍左右……（上）后征武等为三公，拜宣为司隶校尉，后丞相光行园陵，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没入其车马，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隶欲召捕宣，从事闭门不内，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立此幡下，会者千余人守阙上书，遂免宣抵罪减死一等。既免，乃适上党，以为其地宜畜牧，少强豪，因家焉。息夫躬上言灾异，屡发法为兵，恐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勒武，备斩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厌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嘉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细微犹不可诈，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辩士见一端而妄措意，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慧深刻也，谄諛则主德毁，倾险则下怨恨，慧

辩则破正道，深刻则伤恩惠。唯陛下深察之，上不听，遂欲出兵。会董贤沮躬议以为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国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奸人数守之，躬恐，每立亭中咒盗人，有告躬咒诅上者，逮躬系狱，仰天大呼，因僵地绝咽而死，躬母圣弃市，家属徙合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汉纪二十七》：

元寿二年六月

莽又奏董贤父子骄恣奢僭，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长安中小民讙哗，乡其第哭，几获盗之。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所厚吏沛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莽闻之，

（北宋）王若钦等编《册府元龟》卷九百四十二《祸败》：

董贤为大司马，哀帝末太皇太后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王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菑害并臻，菑古灾字，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诊验也。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风读曰讽，光，孔光也。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翼进也，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治第宅，造冢圻，放效无极，不异王制，费以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臯恶暴着，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四时之色，左苍龙石白虎上着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以此物敛敛也，棺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宽信与家属徙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八十四《佞幸传·前汉》：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曰日，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出入宫殿司马门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策免贤，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罪大，亲属不宜在中土，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董恭，董贤父也。贤始幸，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贤宠爱日甚，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复徙为卫尉。贤代丁朋为大司马，百官因贤奏事，以父公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为骠马都尉。哀帝崩，贤自杀，父恭弟宽信与

家属徙合浦。

6. 费贻

(晋) 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

费贻，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孙述时漆身为厉，佯狂避世。述破，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节义至仁费奉君，不仕乱世不避恶君。修身于蜀，纪名亦足，后世为大族。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

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

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

(光武帝) 征费贻、任永、冯信，会永、信病卒，独贻仕至合浦太守。

(元) 佚名《氏族大全》卷十七《一送·费》:

费贻，蜀人，公孙述征之，佯狂以避，述亡，仕至合浦太守。

(明)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三《人物记第三·川南道·西汉》:

费贻，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孙述时漆身为厉，佯狂避世，述破，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节义至仁费奉君，不仕乱世不避恶名，修身于蜀，纪名亦足。后世为大族。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禎):

费贻，四川犍为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敬重。公孙述据蜀僭号时，贻漆身为癞，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滅后，光武闻其忠义，下诏征之，任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或曰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贻，故也。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费贻，四川犍为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敬重。公孙述据蜀僭号时，贻漆身为癞，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滅后，光武闻其忠义，下诏征之，任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或曰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贻，故也。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费贻，四川犍为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敬重。公孙述据蜀僭号时，贻漆身为癞，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滅后，光武闻其忠义，下诏征之，任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或曰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贻，故也。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费贻，四川犍为人，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推重。公孙述据蜀，贻为佯狂，避山藪中。述灭后，光武闻其贤，下诏征之，任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或曰：合浦江山皆以廉名，以贻故也。

(清)阮元修，陈昌齐纂《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宦绩录一》(道光)：

费贻，犍为人，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推重。王莽末公孙述据蜀，僭号，贻漆身为癞，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灭，后光武闻其贤，下诏征之，仕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世传合浦江山皆以廉名者，由贻廉故云。

(清)张埴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费贻，四川犍为人，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推重。公孙述据蜀贻为佯狂，避山藪中。述灭后，光武闻其贤，下诏征之，任合浦太守，莅政清简，民怀其德。或曰：合浦江山皆以廉名以贻故也。

7. 马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闲，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初，卷人维汜，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

又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酺酒，劳飧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跼跼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称万岁。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

斩获五千余人，峽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间，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谤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借，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

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子康，黄门侍郎。永元二年，光为太仆，康为侍中。及窦宪诛，光坐与厚善，复免就封。后宪奴诬光与宪逆，自杀，家属归本郡。本郡复杀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十年，卒……

赞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兴。廖乏三趣，防遂骄陵。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

建武十七年

征侧等寇乱连年，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禎）：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归光武为虎贲中郎将，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大破之。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伍千余人，峽南悉平。立铜柱为汉之极界，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云。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初，援在交趾，常服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及卒，有譖之者，以前所载，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建初三年，肃宗使使持节，追策谥曰忠成侯，所在皆为立庙。其在乌雷山者，为伏波缘，海进军所经之路，实握華夷天险云。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归光武为虎贲中郎将，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大破之。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伍千余人，峽南悉平。立铜柱为汉之极界，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云。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初，援在交趾，常服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及卒，有譖之者，以前所载，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建初三年，肃宗使使持节，追策谥曰忠成侯，所在皆为立庙。其在乌雷山者，为伏波缘，海进军所经之路，实握華夷天险云。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归光武为虎贲中郎将，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大破之。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伍千余人，峽南悉平。立铜柱为汉之极界，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云。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初，援在交趾，常服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及卒，有譖之者，以前所载，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建初三年，肃宗使使持节，追策谥曰忠成侯，所在皆为立庙。其在乌雷山者，为伏波缘，海进军所经之路，实握華夷天险云。后汉书一统志

(清)金玆修《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其先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因为氏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乃拜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之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慷慨有武略，辅光武中兴，为虎贲中郎将。帝常言援论兵与我意合。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与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掠岭外六十余城。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军，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

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大破之。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新息侯。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五千余级，峽南悉平，立铜柱于汉之极界，所过辄置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禁约，自后骆越奏得马将军故事。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尝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以马革裹尸，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屯襄国。明年秋，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虏散去乃还。二十四年，刘尚击武陵蛮不利，援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悯其老勿许，令试之。援披甲上马，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军至壶头，病卒。帝以无功，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松因宿憾陷之。帝大怒，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辟瘴，军还载之一车。及卒，有譖之者，以前所载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莹槁葬城西。章帝建初三年，追谥曰忠成侯。征交趾时所历皆为立庙，其显于廉郡者，一在钦州三口浪，一在合浦乌雷山，皆伏波缘海进兵所经之要道，实扼华夷天险云。

（清）阮元修，陈昌齐纂《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前事略一》：

交趾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蠻皆應之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十八年春軍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徵側至禁谿數敗之賊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贰傳首洛陽

徵側者麓泠縣洛將之女也嫁爲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清）张增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慷慨有武略，辅光武中兴，为虎贲中郎将。帝尝言：“援论兵与我意合。”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与女弟征二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皆应之，寇掠岭外六十余城。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將其郡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大破之。明年正月，斩征侧、征二，传首洛阳，封新息侯，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五千余级，峽南悉平，立铜柱于汉之极界，所过辄置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禁约。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尝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以马革裹尸，何能卧床上在儿女自手中耶！”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屯襄国。明年秋，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虏散去乃还。二十四年，刘尚击武陵蛮不利，援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悯其老，勿许，令试之。援披甲上马，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君至壶头病卒。帝以无功，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松因宿憾陷之，帝大怒。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辟瘴，军还载之一车。及卒，有语之者以前

所再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孥惶遽不敢以丧还。旧茔槁葬城西，章帝建初三年追谥曰：忠成侯。征交趾时所历皆为立庙，其显于廉郡者，一在钦州三口浪，一在合浦乌雷山，皆伏波沿海进兵所经之要道，实扼华夷天险云。

（明）陈禹谟《骈志》卷十五《辛部》：

后汉书马援字文渊，时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

8. 张重

（東漢）劉珍等撰《东观汉记》卷十七《张重》

张重，日南计吏，形容短小。明帝问：“云何郡小吏？”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郁水》

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旧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天部四·日下》

《后汉书》曰，张重字仲笃，明帝时举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应向北看日。”答曰：“臣闻鴈门不见垒鴈为门，金城郡不见积金为郡。臣虽居日南，未尝向北看日。”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二《张重传》：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笃学善言，岭表望士。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上计入洛，明帝讶其么么，问之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抑将称骨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耶？重对曰，郡有云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尔，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有赏焉。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崇祯）：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敏才笃学，而善言词，为岭表望士。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洛。至京师，明帝讶其私么，问之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耶，抑将称皮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也？重对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尔至于

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有赏重。后位至通显。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敏才笃学，而善言词，为岭表望士。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洛。至京师，明帝讶其私么，问之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耶，抑将称皮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也？重对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尔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有赏重。后位至通显。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敏才笃学，而善言词，为岭表望士。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洛。至京师，明帝讶其私么，问之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耶，抑将称皮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也？重对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尔。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有赏重。后位至通显。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乾隆):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才敏嗜学，工词说，为岭表望，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洛，明帝讶其么，靡问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应曰：“臣日南计吏，陛下欲得其才耶！抑将称皮度肉耶！”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耶？”重对曰：“云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膺赏赉，后位至通显。

(清)张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张重字仲笃，合浦人。人才敏嗜，学工词说为岭表望。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洛，明帝讶其短小，问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将称骨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耶？”重对曰：“云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益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膺赏赉，后位置通显。

9. 綦毋俊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七《吴志十二·虞翻》

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会稽典录曰：孙亮时……交趾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二《綦毋俊》：

綦毋俊会稽上虞人也，少治左氏春秋，永初中举孝廉，拜左校令，出为交趾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俊苍梧乃往，戎行所向摧靡，功当封赏，上命使自谓致寇，当诛，安下诏美之，其后郡虞翻称，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谓此也。

(清)金鉷修《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綦毋俊，会稽上虞人，安帝时为交趾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蛮反，遣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俊以苍梧当合浦下，蛮或流劫，猝难回顾，乃先保障苍梧，后往合浦，所向摧靡，功当封赏，上书归功于连，诏下美之。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宦绩录》(道光)：

綦毋俊，上虞人，少涉儒学，治左氏春秋，安帝永初中，举孝廉，拜左校令。出为交趾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蛮反，遣侍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俊保鄣苍梧，乃往戎行，所向摧靡，功当封赏，上书归功于连，自谓致寇当诛，帝下诏美之，其后同郡虞翻称，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多其不伐云。

(清)汪森编《粤西诗文集》文载卷六十二《名宦志》：

綦毋俊，上虞人，安帝时为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蛮反，遣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俊以苍梧当合浦下，蛮或流劫，猝难回顾，乃先保障苍梧，后往合浦，所向摧靡功当封赏，上书归功于连，自谓致寇当诛，诏下美之，论者称俊能让。

10. 孟尝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

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盘木朽珠，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南宋）施宿《会稽志》卷十四《人物》（嘉泰）：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鸩其母。尝言其枉状，太守不为理，尝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后太守殷丹问故，尝曰，晋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丹从之即刑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后策孝廉，迁合浦太守郡。海出珠，宰守采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尝革易前敝，去珠复还，被征吏民扳车请之，不得进，乃夜遁去。隐处穷泽，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羣，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竟不见用，卒于家。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循吏传》：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郎同郡杨乔凡八上书荐尝，而朝廷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而海出珠，与交趾比境通商，贩贸粮食。先时守宰并贪秽，诡人采求，珠渐徙于交趾

郡界，行旅不至，贫者死饿于道。尝革易前弊求民病利，不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百姓赖焉。被征当还，吏民攀请不得进，乃载民船夜遁去。隐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人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之，竟不见用，卒于家。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廉民赖珠为活，前守多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求民利病，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被征当行。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乘夜遁去。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荐尝，竟不用，卒于家。

（清）姚之骝《后汉书补逸》卷十《谢承后汉书第二》：

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食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货余粮食。先时宰守交多贫秽，诡人采取，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境界，于是行旅不至，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尝为合浦，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附商人船遁去。

（清）朱轼《史传三编》卷五十《循吏传》：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而海出珠，与交趾比境通商，常以珠贸穀。先时宰守多贪秽。珠渐徙于交趾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留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恒帝时尚书杨乔七表荐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廉民赖珠为活，前守多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求民利病，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被征当行。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乘夜遁去。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荐尝，竟不用，卒于家。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而朝廷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而海出珠，与交趾比境通商，贩贸粮食。先时守宰并贪秽，诡人采求，珠渐徙于交趾

郡界，行旅不至，贫者死饿于道。尝革易前弊求民病利，不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百姓赖焉。被征当还，吏民攀请不得进，乃载民船夜遁去。隐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人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之，竟不见用，卒于家。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廉民赖珠为活，前守多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求民利病，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被征当行。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乘夜遁去。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荐尝，竟不用，卒于家。

(清) 姚之骝《后汉书补逸》卷十《谢承后汉书第二》:

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食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货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取，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境界，于是行旅不至，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尝为合浦，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附商人船遁去。

(清) 朱轼《史传三编》卷五十《循吏传》: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而海出珠，与交趾比境通商，常以珠贸穀。先时宰守多贪秽。珠渐徙于交趾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留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杨乔七表荐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廉民赖珠为活，前守多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求民利病，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被征当行。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乘夜遁去。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荐尝，竟不用，卒于家。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迁合浦太守。廉民赖珠为活，前守多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求民利病，革易前弊，曾未踰。岁去珠复还，商货流通，称为神明，被征当行。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乘夜遁去。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荐尝，竟不用，卒于家。(本传)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礼人。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仗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养姑至孝，姑卒，夫女弟诬妇鸩母。尝备言于太守，不为理，遂谢病归。妇竟冤死郡中，连旱，后太守殷丹问故，尝言其枉状，乃坐女诬而祭妇塚，甘霖大沛。后察孝廉、举茂才，历迁合浦太守。合浦少产米谷，民赖采珠为活，往守多贪污，严珠禁，诛求无厌，珠渐徙，商旅弗通，贫饿载道。尝访求民病，力革前弊，大弛珠禁，货物流通，百姓复业，人以为珠去复还。被征当行，吏民攀留不得进，乃载乡民船中，夜遁去，隐处穷泽中，身自耕佣。桓帝时，尚书杨乔荐之曰：“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终不蒙察。尝清行出俗，能干超羣。前任合浦，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宝，而尝只身谢病以归，不扬华藻，沉沦草莽，永谢圣朝。臣诚伤心，故敢罄其拳拳。”书上不报，年七十，卒于家。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宦绩录》（道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穀，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糴糧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穢，詭人探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宏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财产易积，掌握之内，價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循史傳。

（清）张埴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仗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养姑至孝，姑卒，夫女弟诬妇鸩母。尝备言于太守不为理，遂谢病归。妇竟冤死，郡中连旱。后太守殷丹问故，尝言其枉状，乃坐女诬而祭妇冢，甘霖大沛。后察孝廉、举茂才，历迁合浦太守。合浦少产合谷，民赖采珠为活，往守多贪污，严珠禁、诛求无厌，珠渐徙，商旅弗通，贫饿载道。尝访求民病，力革前弊，大弛珠禁，货物流通，百姓复业，人以为去珠复还，被征当行，吏民攀留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中，身自耕佣。桓帝时，尚书杨乔荐之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终不蒙察，尝清行出俗，能干超群，前任合浦，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宝而尝只

身谢病以归，不扬华藻，沉沦草莽，永谢圣朝。臣诚伤心，故感罄其拳拳。”书上不报。年七十卒于家。

11. 丁茂

(唐)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鹿》

《广州先贤传》曰，丁茂，字仲虑，交趾人也，至孝。母终，负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宋) 李昉撰《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兽部十八·鹿》

《广州先贤传》曰，丁茂，字仲虑，交趾人，至孝。母终，负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明) 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丁茂》：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少孤贫，性孝，事母服勤色养，得其欢心，母终，负土治坟，植松柏成行，白鹿游乎左右，驯扰不去。交趾郡邑竞传，以为孝感，太守察孝廉，终身衰经不就。吏民皆敬重之，时苍梧丁密亦以孝行显闻，世谓丁氏多巨孝。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传》(崇祯)：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性至孝，少孤贫，事母服勤色养，得其欢心，母终负土治坟，列植松柏成行，白鹿游乎左右，驯扰如已所畜者，交趾郡邑竞传，以为孝感。太守察孝廉，终身衰经不就，吏民皆敬重之。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性至孝，少孤贫，事母服勤色养，得其欢心，母终负土治坟，列植松柏成行，白鹿游乎左右，驯扰如已所畜者，交趾郡邑竞传，以为孝感。太守察孝廉，终身衰经不就，吏民皆敬重之。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性至孝，少孤贫，事母服勤色养，得其欢心，母终负土治坟，列植松梧成行，白鹿游乎左右，驯扰如已所畜者，交趾郡邑竞传，以为孝感。太守察孝廉，终身衰经不就，吏民皆敬重之。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乾隆)：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少贫，服勤事母，曲尽其欢，母终负土，治坟列植松柏，白鹿游其下，驯扰如家(元日上下结构)，交趾郡邑竞传以为孝感，终身衰经。太守察孝廉，不就。时苍梧丁密亦以孝行闻，世谓岭南丁氏多孝子。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列传三十三》(道光)：

丁茂字仲慮合浦人少孤貧性至孝事母服勤色養得其歡心母終負士治墳手足皸裂列植松柏成行白鹿遊乎左右馴擾不去交趾郡邑競傳傳以爲孝感太守察孝廉終身衰經不就吏民

皆敬重之時蒼梧丁密廣州先賢傳云字靖公亦以孝行顯聞世謂丁氏多巨孝云太平御覽引交廣記

(清)张增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丁茂字仲虑，合浦人，少贫服，勤事母，曲尽欢心。母终负土治坟，列植松柏，白鹿游其下，驯扰不去，相传以为孝。感举孝廉，不就，衰经终其身。时苍梧丁密亦以孝行闻，人世谓丁氏多孝子云。

12. 尹牙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职官部六十三·州主簿》:

黄义仲《交、广二州记》曰，合浦之士有尹牙，为郡主簿。太守答云：“重仇未报。”牙即变姓易名，为报之，天子奇其义，因赦不问。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一《人事部三十二·笑》:

黄义仲《交广记》曰，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南。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一《人事部六十二·义中》:

《广州先贤传》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阳终宠忧见颜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瘁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周张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也。”牙乃佣仆自贬，吏役而至于宛陵，与张校围交通，竭节于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其故，牙因手刃张首而还。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尹牙传》: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仕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到官三年，哀形于色，未尝启笑，政治委诸牙。牙感其知己也，乃造膝请曰：“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戚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张太尉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耳。”牙乃佣仆服自贬为人役，至宛，与张校围交通，竭节于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还。事闻，天子奇其才，因赦不问。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崇祯):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仕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到官三年，哀形于色，未尝启笑政治委诸牙。牙感其知己也，乃造席请曰：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戚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张太尉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耳。牙乃佣仆服，自贬为人役，至宛陵，与张校围交通，竭节于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还。事闻，天子奇其才，因赦不问。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仕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到官三年，哀形于色，

未尝启笑政治委诸牙。牙感其知己也，乃造席请曰：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戚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张太尉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耳。牙乃佣仆服，自贬为人役，至宛陵，与张校围交通，竭节于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还。事闻，天子奇其才，因赦不问。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仕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到官三年，哀形于色，未尝启笑政治委诸牙。牙感其知己也，乃造席请曰：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戚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张太尉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耳。牙乃佣仆服，自贬为人役，至宛陵，与张校围交通，竭节于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还。事闻，天子奇其才，因赦不问。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乾隆）：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以才能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以政委之。宠常戚戚不乐，牙请其故，宠曰：“父死于张太尉，大仇未报，是以悲耳！”牙乃变服为佣，至宛陵与张校围交通，因得竭节于张，以伺其间。三年，竟为宠报仇，天子奇其才，赦不问。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人物三十三》（道光）：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平御覽引廣州先賢傳爲郡主簿太平御覽引交廣記太守南陽終寵先賢傳到官三年不笑交廣記憂見顏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悴之思者何也寵曰父爲張周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傭僕自貶吏役先賢傳乃辭至洛爲太尉先賢傳作校尉養馬交廣記伺其間出入三年乃先醉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手刃張首而還先賢傳事聞天子奇其才赦不問。黃志 謹案黃佐云後漢書太尉有河南張延無被殺事今本御覽作張周豈佐所見本異耶

（清）张英《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七《人部二十六》：

《交广记》曰，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

（清）张埴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尹牙，字猛德，合浦人。为郡主簿、太守南阳终宠到官三年不笑，忧见颜色，牙造膝，请谒者问明府四节，悲叹有惨悴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张周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也。”牙乃佣仆自贬，至洛为太尉，养马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其故，手及张首而还。事闻，天子奇其才，赦不问。

13. 阴扶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阴皇后》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蓺。永元四年，选人

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

自和熹邓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軼、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立七年，葬临平亭部。父特进纲自杀，軼、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宗亲内外昆弟皆免官还田里。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阴氏徙者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崇祯):

阴軼者，南阳新野人也，曾祖姑丽华为光武后阴氏。自建武以来，缘属戚贵重当。世軼女弟，和帝时，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永元八年，立为后，拜父纲为屯骑校尉。軼以盛满为忧，尝密言于纲，务自敛戢。十四年后以邓贵人专房，积忿不平，与外祖母邓祀呪咀。事发，上使中常侍张慎等，于掖庭狱穷治事，连后母朱等，父纲自杀，后被废。以忧死朱家，属徙日南比景，軼得徙合浦，至郡，益自畏慎，常以财物凋给贫乏，闭户涉猎经史，恂恂如儒士焉。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軼归故郡，给还家财百余万。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阴軼者，南阳新野人也，曾祖姑丽华为光武后阴氏。自建武以来，缘属戚贵重当。世軼女弟，和帝时，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永元八年，立为后，拜父纲为屯骑校尉。軼以盛满为忧，尝密言于纲，务自敛戢。十四年后以邓贵人专房，积忿不平，与外祖母邓祀呪咀。事发，上使中常侍张慎等，于掖庭狱穷治事，连后母朱等，父纲自杀，后被废。以忧死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名)，軼得徙合浦，至郡，益自畏慎，常以财物凋给贫乏，闭户涉猎经史，恂恂如儒士焉。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軼归故郡，给还家财百余万。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阴軼者，南阳新野人也，曾祖姑丽华为光武后阴氏。自建武以来，缘属戚贵重当。世軼女弟，和帝时，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永元八年，立为后，拜父纲为屯骑校尉。軼以盛满为忧，尝密言于纲，务自敛戢。十四年后以邓贵人专房，积忿不平，与外祖母邓祀呪咀。事发，上使中常侍张慎等，于掖庭狱穷治事，连后母朱等，父纲自杀，后被废。以忧死朱家，属徙日南比景軼得徙合浦，至郡，益自畏慎，常以财物凋给贫乏，闭户涉猎经史，恂恂如儒士焉。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軼归故郡，给还家财百余万。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乾隆):

阴軼，南阳新野人，会祖姑丽华为光武后。阴氏自建武以来缘戚属，世为卿校，恩宠

无比。轶女弟和帝时为贵人，有殊宠。永元八年，立为后，拜父纲为屯骑校尉。轶以盛满为忧，尝密言于纲，务自敛戢。十四年，后以邓贵人专房，积忿不平，与外祖母呪咀，事发，上使中常侍张慎治掖庭狱，后被废，家属徙日南北景县，轶徙合浦。至郡，益自畏慎，常以贖物调恤贫乏，闭户涉猎经史，恂恂若儒生。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轶归故里，还其家财。

(清)张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阴轶，南阳新野人，曾祖姑丽华为光武后，阴氏自建武以来缘戚属世为卿校，恩宠无比。轶女弟和帝时未贵人，有殊宠。永元八年立为后，拜父纲为屯骑校尉，轶以盛满为忧，尝密言于纲务自敛戢。十四年后以邓贵人专房，积忿不平，与外祖母咒诅，事发，上使中常侍张慎治掖庭狱。后被废，家属徙日南北景县，轶徙合浦，至郡益自畏。慎常以财务调恤贫乏，闭户涉猎经史，恂恂若儒生。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轶归故里还其家财。

14. 祝良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逵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夷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款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鬪。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

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闲，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闲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陆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清）金鉷修《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雍正）：

祝良，字邵卿，长沙临湘乡人。顺帝永建中为浚阳令。永和中迁九真太守，岭南徼外蛮犯合浦象林等郡，杀刺史，良单车入蛮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遂定。

15. 贾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理迹。

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闲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驂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惟瘿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七下《列传第二十下》：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尹，有政理。迹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

太守。

(南宋) 费枢《廉吏传》卷上《贾琮》: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歷官为京兆令，有政理。迹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輒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趾刺史。

(清) 朱轼《史传三编》卷五十一《循吏传三·贾琮》: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迹。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敕选能吏，有司举琮为刺史。

(清) 金鉉《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绩。旧交陆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璫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既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勅三府精选能吏，举琮为交趾刺史。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宦绩录》(道光):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理迹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璫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漢書本傳

16. 桓晔

(南北朝)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附》:

晔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忮若此。宾客从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仕为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

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为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

(北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三《宗亲部三·姑》

后汉书曰：“桓晔，字文林，姑为杨赐夫人，父鸾卒。姑赴哀眺，拊其首曰：‘汝吾宗

千里驹也。’歷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举秀才，为郎中，迁中都谒者。”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七《总录部·德》

桓晔，字文林，沛郡人也。议郎鸾之子，避地会稽，浮海客交陆。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仕为郡功曹。

（南宋）郑樵《通志》一百八《列传第二十一》：

子鸾，字始春，少立操行，缁袍粝食，不求盈余，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子煜，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煜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煜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节若此。宾客从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仕为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为讼，后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十《历代羈臣》：

桓晔字文林，初平中之乱避地会稽，浮海客交。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后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

（明）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五《人物十五》（正德）：

桓晔一名严，字文林，龙亢人。明帝时太常荣五世孙，仕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桓晔，字文林，沛国龙亢人也。父鸾操行有名，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赴哀，将至于传舍，整饬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介若此，宾客从者，皆视其行，一餐不受于人。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乃更名严，避地吴郡东。适会稽，移居扬州。每当危亾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见皆肃然。遂浮海客，交趾往来，南海越人化其节，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闻者，莫不哀之。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桓晔，字文林，沛国龙亢人也。父鸾操行有名，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赴哀，将至于传舍，整饬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介若此，宾客从者，皆视其行，一餐不受于人。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乃更名严，避地吴郡东。适会稽，移居扬州。每当危亾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见皆肃然。遂浮海客，交趾往来，南海越人化其节，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

遂死。于合浦狱闻者，莫不哀之。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桓晔，字文林，沛国龙亢人也。父鸾操行有名，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赴哀，将至于传舍，整饬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介若此，宾客从者，皆视其行，一殮不受于人。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乃更名严，避地吴郡东。适会稽，移居扬州。每当危亾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见皆肃然。遂浮海客，交趾往来，南海越人化其节，閭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闻者莫不哀之。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乾隆）：

桓华，字文林，沛国人，五世祖荣为明帝师，封关内侯。父鸾，操行有名，征拜议郎。华尤有志节，仕为郡功曹，姑为司空杨赐夫人。鸾卒，姑赴哀，将至传舍，整饬从者而后入，华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泣而已，一殮之惠，冰受于人。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更名严，避地吴郡。久之，浮海客交趾，往来南海，越人化之，至閭里不争讼。后为仇家所诬，死合浦狱，闻者流涕。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三百二十七《列传六十·汉》：

桓煜字文林沛郡龍亢人一名嚴尤修志介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爲凶人所誣死於合浦獄后汉书桓荣传。

（清）张增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桓华字文林，沛国人，五世祖荣为明帝师，封关内侯。父鸾操行有名，征拜议郎。华尤有志节，仕为郡功曹，姑为司空杨赐夫人。鸾卒，姑赴哀将至傳舍，整饬从者而后入，华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泣而已，一殮之惠不受于人。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初平中，天下乱，更名严，避地吴郡，久之，浮海客交趾，往来南海。越人化之至閭里，不争讼。后为仇家所诬，死合浦狱，闻者流涕。

17. 姚文式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浪水》

浪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贵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僮谓番山之禺也。”《汉书》所谓“浮牂柯，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而入越也。

(明) 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姚文式》: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诵读，博通今古。建安中举茂才，仕为交州治。中时步骞为刺史，初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也。乃问尉陀旧治处，人莫能知，唯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杨越，开南海以谪徙民。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作乱，召龙川令赵陀，告以大谋。嚣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关门设守，番禺其所都也。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宫近是矣。骞登望，得其处，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遂用宁集，文式之功也。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崇祯):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读书，博通古今。建安中，举茂才，仕为交州治中。时步骞为刺史，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郡也。乃问尉陀旧治，处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域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隅也。汉书所谓浮牂牁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杨越开南海，以谪徙民，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作乱，召龙川令赵陀，告以大谋。嚣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关门，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骞登望，得其处，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遂用宁集，文式之功也。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读书，博通古今。建安中，举茂才，仕为交州治中。时步骞为刺史，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郡也。乃问尉陀旧治，处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域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隅也。汉书所谓浮牂牁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杨越开南海，以谪徙民，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作乱，召龙川令赵陀，告以大谋。嚣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关门，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骞登望，得其处，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遂用宁集，文式之功也。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读书，博通古今。建安中，举茂才，仕为交州治中。时步骞为刺史，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郡也。乃问尉陀旧治，处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域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隅也。汉书所谓浮牂牁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杨越开南海，以谪徙民，

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作乱，召龙川令赵陀，告以大谋。嚣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关门，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鹭登望，得其处，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遂用宁集，文式之功也。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读书，博通古今。建安中，举茂才，任为交州治中。时步鹭为刺史，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郡也。乃问尉陀旧治，处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域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隅也。汉书所谓浮牂牁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杨越开南海，以谪徙民，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作乱，召龙川令赵陀，告以大谋。嚣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关门，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鹭登望，得其处，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遂用宁集，文式之功也。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乾隆）：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读书，博通古今。建安中，举茂才，任交州治中。时步鹭为刺史，初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也。”乃询尉陀旧治处，人无知者。独文式对曰：“赵陀旧治当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县人谓之番山，县名番禺所谓番山之隅也。陀行南海尉事，拒关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鹭登望得其处，因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文式之功也。

（清）张增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诗书，博通今古。建安中，举茂才，任为交州治中。时步鹭为刺史，初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也。”乃询尉陀旧治处，人无知者。独文式对曰：“赵陀旧治当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县人民谓之番山，县名番禺，所谓番山之隅也。陀行南海尉事，拒关设守，番禺其所都，后归汉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官近是矣。鹭登望得其处，因立城郭以建州治、绥和百粤，文式之功也。

(二) 三国魏晋

18. 李祖仁

(北宋)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岭南道十四·交州》

慈廉江，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北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慈廉江》

《交州记》曰，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崇祯):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神凤，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神凤，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

(清)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康熙):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神凤，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乾隆):

三国吴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五凤初，交州刺史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其江曰慈廉。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职官表》:

李祖仁合浦人世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親理家並皆慈孝廉讓吳孫權神鳳交州上其事詔賜爵三级郡人因名江曰慈廉云

(清) 张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五凤初，交州刺史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

19. 士燮

(西晋) 陈寿《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八·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

(唐) 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

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少好学，汉察孝廉，补尚书郎，以公事免，寻举茂才，除

丞令，累迁交趾太守。汉末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司徒掾壹领合浦太守，次第徐闻令，鲧领九真太守，鲧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并在列郡，雄据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鼓吹，车骑满道，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人，妻妾乘辎辘，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燮体气宽和，谦虚下士，中国人物避难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闲，耽习书传，注解左氏春秋、尚书、古今大义。时天下乱，四方隔绝而燮不废贡赋，及王使步骘定南土，率兄弟奉承节度，每使，贡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象珍奇异果，无岁不至。在郡四十余年，年九十卒，王以交趾悬远，乃分合浦已北为广州，拜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拜戴良为刺史，以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良与时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为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不许入。王勅吕岱与良等讨平之，诛徽，传首武昌。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四《岭南道八·梧州》：

士燮苍梧人，为交趾太守。第一合浦太守，次第黡九真太守，黡弟武南海太守，兄弟并为列郡，震服百蛮，尉佗不足踰也。

（南宋）郑樵《通志》一百十九《列传第三十二·吴》：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第徐闻令黡领九真太守，黡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九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恐难制驭，遂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帅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而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

（南宋）萧常《续后汉书》卷二十五《吴载记第三·士燮》：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燮表壹领合浦太守，次第徐闻令，黡领九真太守，黡弟武领南海太守。燮器量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避难往依者以百数……在郡四十余岁，建兴四年卒，时年九十。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杀之。邻兄治子发合宗兵击徽，乃约和，各罢兵，而吕岱被命诛，徽自广州驰至，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乃遣说徽等，徽与兄祇弟干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皆斩之，壹黡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厥皆免为庶人。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十一《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第徐闻令，黡领九真太守，

黼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避难依之者以百数……燮在郡四十余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合宗兵击徽，徽闭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而权诏吕岱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众各万余人，在所屯聚，朱治逐吴郡太守许贡据其郡。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士燮字威彦，其先鲁国汶上人，遭王莽乱，避兵交趾六世。桓帝时燮父赐为日南太守，燮本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为作经解，由孝廉补尚书郎，以公事免。官举茂才，迁交趾太守。董卓乱，交趾刺史朱符为贼所杀，燮至郡，气宇宽厚，谦虚下士，国人加爱，中州士人往依避难。燮弟壹守合浦，兄弟并为列侯，雄长一方，出入鸣钟磬箫鼓，车马满道，夹毂焚香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辘，当时贵重，震管百蛮，尉佗不足踰也。

（明）佚名《越史略》卷一《历代守任》：

燮字彦威，苍梧广信人，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好左氏春秋，为之批注，又通尚书大义。父丧，闋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谦恭下士，汉避乱者多往依焉。献帝闻其贤，赐玺书褒谕，以为绥南中郎将领交趾太守如故。建安末，燮遣子廞质于吴，又以珠贝犀象及香果之珍美者遗孙权，权嘉之，封龙编侯，弟三人壹黼武并为郡长。燮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世，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皆乐业，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辘，当时贵重，威震南蛮，尉佗不足数也。魏黄初七年，王薨，寿九十，在治四十余年。孙权闻王死，析合浦以北属广州，吕岱为刺史，合浦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七十三《臣职·保全一郡》：

东汉士燮，其先鲁国，汶上人王莽时避乱交趾六世。至桓帝朝，燮父赐为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举孝廉，补尚书郎，以事免，后又举茂才，拜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天下丧乱，不废职贡，诏封龙度亭侯。建安末吴孙权遣步骖刺交州，燮奉节使，修贡不缺，封龙编侯，燮遂为交州人。又燮弟壹为合浦太守，鲟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子廞三国时仕吴为武昌太守。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赐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闋，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弟壹先为都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为司徒辟壹。董卓作乱入关，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

次弟黼领九真太守，黼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甚见称誉。武先病没，献帝闻张津死赐燮玺书，进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天下丧乱，交州贡职不废，复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后奉步骞节度孙权加左将军，质其子廞。燮在郡四十余年。黄武四年九十卒，其父子兄弟著名南土，车骑出入满道，夷人夹毂焚香者常数千焉。

（清）金鉉修《广西通志》卷七十六《乡贤志》（雍正）：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壹侍送勤恪，宫感之后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值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士壹，苍梧广信人，士燮弟。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壹侍送勤恪，宫感之。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见礼遇。董卓乱，壹亡归。桓帝时，士燮先为交州太守，乃壹领合浦太守，次弟黼领九真太守，黼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宽厚，通《尚书》《左氏春秋》，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多依之，保全岭表四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燮兄弟并为列郡，尊威无上，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骑满道，番人夹毂焚香者常数十，妻妾乘辎辘。子弟从兵骑震服百蛮，尉佗不足踰也。壹贡马于吴，凡数百匹，权厚慰之。黄武五年，士燮卒，燮子徽拒命被杀，壹废为庶人。后二年，壹与黼俱以坐法诛。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六《列传二十九·三国吴》（道光）：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阙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徵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吴书曰琬与卓相害而壹尽心於琬甚有声称卓恶之乃署教日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历年不迁壹卓入关壹乃亡归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士壹，苍梧广信人，士燮弟。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壹侍勤恪，宫感之。后宫为司徒辟，壹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见礼遇。董卓乱，壹亡归桓帝。时士燮先为交州太守，乃表壹领合浦太守，守次弟黼领九真太守。黼弟领岭南太守。燮体器宽厚，通《尚书》、《左氏春秋》，谦虚下士，中国土人多依之，保全岭表四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燮兄弟并为列郡，尊威无上，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骑满道，番人夹毂，焚香者常数十。妻妾乘辎耕，子弟从兵骑，镇服石蛮。尉佗不足踰也。壹贡马

于吴，凡数百匹，权厚慰之。黄武五年，士燮卒。燮子？(1593)拒命被杀，壹废为庶人。后二年，壹与？俱以坐法诛。

20. 吕岱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九《吴书第四·士燮》

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第八·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

(清)金鉉《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而自领广州海东四郡。遣良与时南人，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赴海，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积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懷逆计，未虞我之猝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矣。稽留不进，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以迎岱，岱皆斩之。

21. 薛综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第八·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子翊)初为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数年，以病去官。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及立太子，又领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汉，奕世绵绵，颇涉台观。暨臣父综，遭时之难，卯金失御，邦家毁乱，适兹乐土，庶存子遗，天启其心，东南是归，厥初流隶，困于蛮垂，大皇开基，恩德远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污，释放巾褐，受职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

(南宋)郑樵《通志》一百十九《列传第三十二·吴》: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

(南宋)萧常《续后汉书》卷二十七《吴载记第五·闾泽》: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孙权召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

(元) 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吴臣·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齐孟尝君，封薛。高祖定天下，求其后得陵国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适立，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国，至综世典州郡，为着姓，综明经，善属文，有异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及立太子，又领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汉，奕世绵绵，颇涉台观，暨臣父综，遭时之难，卯金失御，邦家毁乱，适兹乐，土庶存子遗，天启其心，东南是归，厥初流隶，困于蛮垂，大皇开基，恩德远施，特蒙诏命，拯擢泥污，释放巾褐，受职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迁入京辇，遂升机枢，枯瘁更荣，絶统复纪，自微而显，非愿之始，亦惟宠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号东宫，乃作少傅，光华益隆，明明圣嗣，至德谦崇，礼遇兼加，惟渥惟丰，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报，委世以终，嗟臣蔑贱，惟昆及弟，幸生幸育，托综遗体，过庭既训，顽蔽难启，堂构弗克，志存耦耕，岂悟圣朝，仁泽流盈，追录先臣，愍其无成，是济是拔，被以殊荣，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备物，金革扬声，及臣斯陋，实闇实微，既显前轨，人物之机，复傅东宫，继世荷辉，才不逮先，是忝是违，干德博好，文雅是贵，追悼亡臣，冀存遗类，如何愚胤，曾无髣髴，瞻彼旧宠，顾此顽虚，孰能忍愧，臣实与居，夙夜反侧，克心自论，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结草，生誓投身，虽则灰隕，无报万分。

(元) 黎崱《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薛综字敬文，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趾，从刘熙学，权以为合浦交趾太守，与交州刺史吕岱平士徽乱。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獠，爱之獠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疏言，南海苍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寵，责之成效，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清) 汪森编《粤西诗文集》卷六十七《迁客》:

又有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并行，民獠爱之，转守交趾，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事毕还都，守谒者仆射。赤乌三年徙左都督，寻为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六年春卒所著诗文名曰私载。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獠，爱之獠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疏言，南海苍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寵，责之成效，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獠，爱之獠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疏言，南海苍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寵，责之成效，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清)金鉞修《广西通志》卷八十六《迁客》(雍正):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辟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陆太守时交趾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定还都

(清)赵宏恩修《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人物志》(乾隆):

吴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仕吴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建昌侯虑为大将军，以综为长史，外掌众事，内授书籍，虑卒，入为尚书仆射。时权欲亲征公孙渊，綜上疏諫止之，徙选曹尚书太子少傅，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仍兼选举，甚为优重，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齐孟尝君后。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獠爱之。獠俗妇多淫奔，综绳以礼法，俗乃少戢。上疏言：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刺史宜得有方略者，假之威宠，责以成效。寻迁交趾守，历官太子太傅，所著诗文名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子瑛威南将军，莹散骑常侍，莹子兼尚书，三世皆傅东宫。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齐孟尝君后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獠爱之。獠俗妇多淫奔。综绳以礼法，俗乃少。戢上疏言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刺史宜得有方略者假之，威宠责以成效。寻迁交趾守。历官太子太傅，所著诗文名私

载。又定五宗图述，二经解者皆传于世。子珣威南将军，莹散骑常侍，莹子兼尚书，三世皆传东官。

22. 华核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第三·三嗣主傳》

（建衡）三年春正月晦，皓举大众出华里，皓母及妃妾皆行，东观令华核等固争，乃还。

是岁，浞璜破交陆，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七十一《华核传》：

华核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核上疏諫曰，臣闻汉文之世，九州岛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忘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尔遂使军资空匮，仓廩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瞻而北，积穀养民，专心东向，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前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提动，因连避役，多有离畔，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

23. 陶璜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第三·三嗣主傳》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珣、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歷显位。

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贇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珣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珣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珣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

珣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纔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珣、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灵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灵所杀，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灵密谋袭璜，事觉，收灵，呵曰：“晋贼！”灵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灵犹骂曰：“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爨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京都，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灵为交阯太守，印绶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灵及松能子并关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踰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勅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既平，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佹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溼，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纔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

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列传第三十七下》：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陆太守孙贇贪虐，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珣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珣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珣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珣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其不意径至交趾，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纔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珣璜遂陷交陆，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

可乎。稷等期论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灵所杀，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灵密谋袭璜，事觉，收灵，呵曰，晋贼灵。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灵犹骂曰，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京师。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灵为交陆太守，印绶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灵及松能子并关内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踰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勅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冠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羈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纔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愆，故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授，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糶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毋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之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

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

（南宋）周应合《建康志》卷四十九《耆旧传》（景定）：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贇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晃，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泛为监军，薛翊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拒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四《吴臣·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交州刺史。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贇贪暴，为百姓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附晋，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晃，九真太守董元，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泛为监军，薛翊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翊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败尔。翊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而归，翊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趾，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纔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遣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在城中，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行。元等曰，象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璜遂克交趾，皓因用璜为交州刺史。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壤其田器，如此二年可以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南贼。初霍弋之遣稷、晃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粮尽，救兵不至，且踰百日，城中死亡者半，将军王约反攻稷，稷复请降，乃纳之。修则既为毛晃所杀，则子允随璜，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晃密谋袭璜，事觉收晃，呵曰晋贼，晃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晃犹骂，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禽稷

等送之，稷至合浦呕血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业，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事君。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雒阳，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武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附晋，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答曰，舅自吴将，祚自晋臣，惟力是视尔，踰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雁世不宾，璜皆讨平之。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者以千数，于是遣还。皓既降晋，手书遣璜归晋，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雒阳，武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吴平，罢省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虺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杰，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八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双，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羈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纔五千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迄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其亲。晋朝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猷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八《六朝交州刺史都督交趾九真日南太守》：

陶璜字世英，丹阳人，吴会稽太守。初吕兴杀孙谡，以郡附晋，晋武拜交州太守，为统所杀，复遣爨谷及巴西马融，皆病卒，以霍弋、杨稷补其缺，与毛炅、董元、孟干、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修则、刘俊。吴建衡三年秋，遣虞汜、

薛翊、陶璜拒杨稷等，战分水，璜退保合浦。

（元）张铉《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耆旧传》（至大）：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贇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附晋。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捷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晃，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翊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拒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清）金鉉《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基为吴交州刺史，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贇贪黩暴虐，为百姓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民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因杀贇及荀，以郡叛附晋，即拜兴安南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武帝乃遣爨谷马融相继为交趾太守，皆病卒，因命霍弋遥领之，而遣杨稷、董元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翊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

24. 滕修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滕修传》

滕修，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也。仕吴为将帅，封西鄂侯。

孙皓时，代熊睦为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征为执金吾。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未克而王师伐吴，修率众赴难。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缟素流涕而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安南将军。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四《滕修传》：

滕修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也，以材勇为将，封西鄂侯。孙皓时代熊睦为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征为执金吾，进位司空，未拜广州，郭马等为乱，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民夷，允卒兵当分给诸将，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皓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聚徒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先是，吴有说讖者曰，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皓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广州，及闻马反，大惧，日此天亡也。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服，乃转镇南将军假节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之，未得前，马

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浚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鬱林诸郡兵与东西军共击马，未克而晋伐吴。